



王铭章师长壮烈牺牲

1938年3月14日,日军第十师团及108师团一部,在师团长矶谷廉介指挥下,向滕县城外围防线发动进攻,由此揭开了台儿庄大战的序幕。15日,日军突破城北界河防线,迂回包围了滕县城,并开始攻城。16日,日军在飞机、大炮、坦克的配合下向滕县城发起总攻。王铭章师长冒着枪林弹雨登城督战,指挥部队打退敌人的一次次进攻。战斗至17日下午5时,日军先后占领了东、南、西城门,王师长不得已率随从铤城前往车站继续指挥战斗,当行至西门外城壕处,被西门门上的日军发现,一排枪弹打来,王师长、赵渭滨参谋长等人壮烈牺牲。入暮后,其随从副官李少坤含泪将王师长遗体移至壕侧,草草掩埋,又找来几块木板盖在上面,尔后,乘夜色逃出县城至徐州总部,向孙震军长禀报。孙震听后悲痛万分,当即命令李少坤带数名精悍士兵潜回滕县,寻找并运回王师长遗体。

3月下旬,李少坤等人化装成老百姓,来到滕县城西门外,见日军戒备森严,一连几日难以接近城壕。在他们焦急万分时,偶遇城郊农民刘兆福,在交谈中,李觉着刘兆福正直、爱国,遂以实相告,并送2000元钱作为费用,请他帮助寻找王师长遗体。刘听后很是同情,愿竭力帮助。为安全保密,遂将李少坤等带回家中隐藏。遂后,刘兆福找到好友王宜恭,王又通过关系与红十字会的清理掩埋尸体人员取得联系。经过几天的秘密活动,终于拟定出一个寻找、抢运王师长遗体的方案。4月初的一天,在红十字会人员引导下,几位农民装束的人来到西门门外壕沟边。李少坤找到掩埋地点,移开木板,轻轻拨开浮土,露出尸体,经检视,确系王师长遗体后,当

即用苇席裹住,连夜运往沛县,后又经王师长之叔王文振旅长辩认确无误后转运徐州总部,装殓后启运武汉。

近万人参加安灵礼

5月8日,武汉大智门火车站装饰的银装素裹,车站内及周围建筑物上挂满了“为抗日救国而牺牲的军人最光荣”、“沉痛悼念王铭章将军”、“恭迎王铭章上将忠魂归来”等条幅。站内两面月台上密密麻麻站满了胸佩素花的人群。在第一月台中央,设一公祭台,台上供放着王铭章师长魁梧的遗像,祭台两侧摆满了花圈、花环。前来参加迎灵的有国民政府党政军要员、机关、部队、群众团体等代表六千余人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、董必武及八路军代表罗炳辉也在其中。

上午10时,载着王铭章将军灵柩的列车在悲怆的哀乐声中徐徐驶进站台,立时响起了鞭炮声,数千迎灵群众肃穆、致哀。接着举行了隆重的迎灵仪式。仪式毕,迎灵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,在铭旌队、马队、军乐队及军警等前导、护卫下,恭送王铭章师长遗像(灵柩暂存火车站)至总商会祭堂。沿途成千上万的群众悄然脱帽,望着王师长的遗像潸然泪下,表示他们对王师长的敬意。抵达商会门口时,响起了连珠般的鞭炮声。从大门到祭堂挂满了素扎,祭堂里面摆满了国共两党政要,国民政府各机关、军队、学校及社会团体等敬献的题词、挽联、幛子、花圈、花环等,整个祭堂显得十分庄严、肃穆。其中,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题词是“民族光荣、死重泰山、烈比睢阳”;中共中央委员会毛泽东等敬挽的是“奋战守孤城,视死如归,是革命军人本色;决心歼强敌,以身殉国,为中华民族争光”。

王铭章遗像移入祭堂后,举行了



杨染南诗交王怪物

■ 胡鹤鸣 岳红

王磊落潇洒、豪放无羁,每到杨府一住就是数日。

杨染南和王怪物,同是高才绝学,诗家妙手,都有一腔大志,又都是八股制度的牺牲品。他们抑郁不得志的心相同,伤高怀远的调相同……

王怪物此人诗风浪漫,有谪仙遗风!他腹藏锦绣,自命不凡,时有李白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的气概。但他有如此之才,却做不好那几篇八股。在穷困潦倒之中,虽然“弹指四十遽衰朽”却还“剩有劲骨当风支。”他的朋友杨染南《书北溟余兴诗后附》写道:

“新诗读罢见龙蟠,遥羡湖村兴未阑。造物原无多拘监,乾坤尚有一袁安。人逢野路空挥泪,客泛湘江独佩兰。底事漫云终落拓,空山歌啸亦波澜!”

杨染南的诗学工部,但于功名仕途的追求上,却没有工部的那种凄惨愁苦,相反却有几分旷达。他写的《病起和王北溟见怀之作》道:

“兀坐日悠悠,黄花可满头。下帷惟善病,怀古不宜秋。旧恨争如许,新诗久未酬。知君拥书处,把酒笑公侯。”仕途不遂,转而企慕自然、幽隐山林,这是古代读书人的自然归宿。于是杨染南枕染山而卧,王怪物傍耿西湖而憩,滕县宛若游龙的凫山山系,一东一西伏下了两条卧龙。“春朝秋夕,花月照人”,良晨美景正是写诗的时节,有花、有月、有诗、有酒、有知音,正是:“四美俱、二难并”!

于是,耿武湖发出了呼唤:“住我

深山里,抛君碧水头。由来才惹恨,况复病逢秋。蕉叶诗谁和,灯光影自酬。东山如有约,齐作醉乡侯。”(王怪物《和染南杨丈原韵》)

同时,染山更蕴有深沉的思念:“薄暮西风急,秋声入小园。之子一为别,明月淡孤村。山色藏云树,霜华带雁痕。会从苍翠里,好事可重论。”(杨染南《怀王大北溟》)

四时景物,山水情调,纯真的友谊,高洁的情怀,在诗人的笔下,升华成一种比自然景色更唯美、更神圣的东西。一时间,滕县的风月似乎独钟于这一山一水了,杨染南和王怪物以清奇绮丽的诗句在古滕故地、微山湖畔,描绘了一张美丽的画卷,那是一轴山水写真画,更是一幅渔樵问答图,朴真中透出高雅,平淡里显出格调。美景可人伴,奇文共欣赏,滚滚红尘中争争逐逐的仁兄仁弟们,有几人有此雅兴呢?

但杨染南与王怪物摆脱不了尘世桎梏。公元1774年,结伴去济南乡试的王杨二人再一次“败鳞残甲满天飞”。明湖冷水,历下寒月,把此时的功名、休戚、少年抱负、人生的理念都同化得清冷冷明明白白。两个在世俗的名利场上几度摧折的清流赤子,满含悲辛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联句诗:

“冻云胶不流,天寒气惨冽。乡思那可道,樽中酒尚势。(染南)举盏破愁颜,剪烛聊复说。弹指三十馀,胡为计转拙。(北溟)……骐驎上虞坂,谁知汗流血。造父执长鞭,骧首鸣悲切。(北

溟)莫嗟行路难,指目春草茁。慷慨下中庭,明月正高揭。(染南)”

我读这首《历下书怀联句》爱不释手,反复吟哦,觉得如果从那以后,让这二公得享高年,则世上定又多一蒲

先生、吴先生或曹先生,因为从那首诗里,让人看出了觉醒,看出了希望一一但,天地造化,又怎能遂人所愿呢?

杨、王二人在济南盘桓逗留了整整一个冬天,于岁落归滕。五个月后,即公元1775年(辛巳)5月8日,杨仕进以38岁英年早逝。噩耗传到了盖村,恩荣先生非常悲痛,飞奔凫岛,吊祭诗友,写下了摧人肝肠的诗篇:

“寥落西风中,凄其想玉颜。人间无觅处,立遍夕阳山。从君一去后,不复浪谈诗。半粒堂前月,重来更几时。”(王北溟《忆染南杨丈二绝》)

伯牙摔琴,知音不在,向郎赋短,思旧情长!

最后,拟作四律,算是对这两位诗人的凭吊!

叹染山下耿湖东,二百年来雅颂声。肯谈浮白更浪语,不信山魃与水精。雄文铸成千古在,骇人潦倒一梦空。我来凭吊徒垂泪,阶下笑谈半枕风。数段风雅案独悬,怕惊清龙独怆然。岭上兰若迷乱草,岸头松柏拱旧椽。漾影难见耿湖月,拂光不照染山泉。杨丈驾鹤王郎去,可怜山川景色寒。曦星画卦凫山川,宓妃鞭石涌甘泉。补天西北蟠龙吟,罩海东南浩气悬。文胆胆目罡风冽,剑气冲霄斗光寒。数径荒山凭点指,蓬门不到玉阶前。翼垂天云亦何言,山河未许随浪翻。不学蓬间自任燕,难比叶底适意蝉。煮鹤随时画堂趣,屠龙待老山林闲。纸上功名心上路,云在湖山月在天。

王铭章灵柩返乡记

■ 王长华

76年前的3月中旬,在滕县(今滕州市)城发生了一场惊天地、泣鬼神的保卫战。战斗中,国民革命军第41军122师(川军)中将师长王铭章在装备精良且数倍于我军的日军面前,率部据城御敌,浴血奋战,坚守三昼夜,终因弹尽援绝,王师长及其4000余名将士悲壮殉国。为了表彰这位民族英雄,国民政府发出褒扬令,追赠王铭章为陆军上将并予国葬。从王师长牺牲到遗体运回原籍四川新都安葬长达半年时间,这中间发生了什么,国人又是怎样祭奠英雄的?之前虽有报导,但不够详尽。在王师长牺牲76周年前夕,笔者经广泛征集,撰写此文,以作为对王铭章师长的悼念。

安灵礼。晚6时,王铭章师长追悼会筹备处在汉口广播电台连续播放哀乐、挽歌、悼念公告及蒋介石祭文;国民政府政治部郭沫若厅长发表了题为《把有限的个体生命融化进无限的民族生命里去》的广播词。从11日至14日为民众公祭日,在四天时间里,有五万群众前往祭奠。

15日,王铭章灵柩由武汉循礼门车站运往民生公司码头,灵车所经之处,鞭炮声不绝于耳,沿街机关、单位、商店、居民均高悬王师长遗像,有的设祭台,以香果、鲜花祭悼忠魂。灵柩抵达码头后移入“民俭轮”而后逆水西行。前往码头送柩的有三百多个单位、七万余人;中共中央委员会代表吴玉章、八路军代表罗炳辉也参加了送灵仪式。他们均手执小旗、臂佩黑纱,高呼口号,含泪送英灵西行。其场面悲壮、感人,实属罕见。

众人祭灵

5月23日下午,载着王铭章将军灵柩的民俭轮抵达重庆。24日晨,国民政府各院、部及社会各界代表数千人齐集朝天码头,举行王铭章师长灵柩入城大典。6时许,当王将军灵柩由轮船移上岸装上专车时,哀乐齐奏,鞭炮大放,军舰鸣炮六响,江中舰船、岸上建筑物均下半旗致哀。由成都前来迎灵的王铭章夫人伏地大哭,在场人无不落泪。启灵仪式后,在铭旌、黑马队、军乐队、军警前导护卫下,灵车徐徐前往商会临时祭堂。沿途炮声震天,路祭不绝,夹道迎灵者不下十余万人,真是悲凄壮烈,盛况空前。

王铭章师长灵柩在商会祭堂停放两天,供人们公祭。26日,启运成都。

灵柩安放王师长故居

6月13日,王铭章灵柩运抵成都沙河堡码头。为了迎灵入城,成都迎灵